

风靡欧美日销量达百万册

战争新娘

一个吧女的人生自述

远方出版社

大陆唯一合法授权版本

战争新娘

一个吧女的人生自述

远方出版社

作者：(日) 有吉佐和子
译者：南敬铭 郭东昉

责任编辑:赵志忠

封面设计:曹 潺

原作版权归有吉佐和子所有,经株式会社日本
著作权输出中心栗田明子代理,远方出版社拥有该
书中文简体字版独家出版发行权。

战争新娘

〔日〕有吉佐和子 著

南敬铭 郭东昉 译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 字数:220千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册

ISBN7-80595-370-8/1·158

定价:16.80元

内容概述

一 为了生活 (1)

那些和我一样说不了几句英语的女人们，连美国人的话也听不懂，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依偎在男人怀里撒着娇，任那些美国军人毛茸茸的大手在她们的身上乱揣乱摸。这是些谁想要就跟谁去上床睡的女人。

二 国际婚姻 (23)

我与美国黑人结婚了，在结婚的那个晚上，我不由自主地把他抱得紧紧的，手指都快掐进他的肉里去了。就这样，战争胜利者——一个黑人下士的黑色肉体，与我这个战败国国民——一个普通日本女人的柔嫩身子附在一块了。我与他，很快有了一个黑女孩。

三 好景不长 (45)

一纸调令，黑人丈夫回国了，我成了“寡

妇”，带了一个黑人生的黑女孩，在日本饱受冷眼。我到处碰壁，在日本，我象关在动物园中的猴子一样供人观赏。实际上，我还是一个需要爱的可怜的女人。

四 远渡重洋 (65)

终于，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歧视，我乘联合国的大货船去了美国。在梦中，樱花像梦一样洁白、淡雅，如烟似雾。这种脆弱、易逝、美丽的花，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是很难寻到的吧？我内心充溢了前所未有的悲凉。

五 如牛负重 (85)

来到美国，我与黑皮肤的丈夫相遇了。丈夫还是那样，在性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粗鲁。我们住在地下室里，艰难度日，三个月后，我又有了身孕。

六 巴尔巴拉 (105)

过了几年，我生下了儿子巴尔巴拉。为了生存，我在一家日式餐馆做了女招待。在这家

豪华的餐馆后面,女招待成了招徕生意的招牌。

七 内藤饭店里 (126)

在内藤饭店里,我做了女招待,凭我的姿色,加上对客人的态度,我收到的小费很丰厚。但是,好景不长,我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。

八 三女贝娣 (147)

我有了第三个女儿,在消费不菲的美国,我的负担更重了。但内藤饭店,有的女招待过的就很好,象丽子小姐,客人就象蜂蜜一样围着她嗡嗡。

九 同病相怜 (168)

一个人如果从得意的绝顶跌落到了失意的深渊,即使是日本人,也会和汤姆一样显示变化的吧? 白人中不是也有和竹子丈夫同样酗酒、玩女人过着醉生梦死破罐破摔的颓废生活的吗? 我在工作中反思,这时,一个叫井村的日本人开始接近我,勾引我。我措手不及。

十 幽会恶梦 (188)

在井村的公寓内,我拒绝了他的要求。他显得很狂怒,说我是黑人的妻子,连婊子都不如。我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深的负疚。一天,一阵强烈的欲火在燃烧着我的肉体,汤姆是个温情的丈夫,他充分满足了我的要求,二人开始了爱的交流。汤姆总能满足我。

十一 布偶新娘 (207)

从横滨出发后的长途旅程中,同住在又黑又臭又热的船舱内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四个战争新娘,又同一样到这家饭店,又在同一年怀上了孩子,这是多么奇缘凑巧的事啊!但我没想到,丽子存的一千美元,是为了偷偷堕胎用。美国是禁止人流的。

十二 丽子之死 (228)

丽子死了,很惨。饥饿和贫穷成了罪魁祸首。我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呢?这不得不令我深加思索了。我在井村面前,曾一再表白自己

不是波多黎各人,而被他粗暴地打倒在地。而丽子却是嫁了个波多黎各人。

十三 莎姆,西蒙 …………… (247)

我有了第四个孩子,这可不是好事,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。我感到生活的压力愈来愈沉重,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在美国这个邪欲横流的国度里,我怕自己被压垮了。

十四 雷顿夫人 …………… (267)

我鬼使神差做了雷顿夫人的佣人。雷顿夫人是日本人,每天早晨,她一醒来便开始做健美体操。那是夫人在浴室里做的,所以我只能偶尔看到。夫人只穿一件三角裤衩,扭曲着身子做各种动作。据说她的乳汁几乎要流溢出来,是经过吃药才止住的。

十五 最后宴会 …………… (285)

在我记忆中的靖国神社樱花,花瓣单薄花色淡雅,随风飘散时花香袭人。而华盛顿的樱花从色彩上说就难言淡雅,那是只适合于油画

表现的浓郁花色。和以云蒸霞蔚来形容的日本樱花相比,这里豪华的花丛既非烟雾又非白雪,说是云也不太像了。我不由得想起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日本人。这些人肉体肥胖,操着不完整的日语,也谈不到准确的英语,和本国的日本人格格不入。

1 为了生活

做为一个女人，做为一个尝尽人间酸甜苦辣的女人，我不愿过多地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早年丧父而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，何止我一人？至于说贫穷嘛，它所光顾的人就更多了，我也没有理由抱怨不休。同时，我也不因为自己生得不如妹妹那般漂亮，便认为因此而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。所以，非得写来向人们诉苦不可，像许多女人惯常做的那样——声泪俱下，悲悲切切，以博得世人的一掬同情泪。不，我不这样做。类似的故事，人们听得多了。

可是，我要把自己的一段独特的遭遇告诉人们。让人们知道我这个名叫笑子的可怜女人曾怎样用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与命运做着全力的搏斗……

那是在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期。这种年龄的女孩子，花朵一般鲜嫩，情窦初开，满脑子爱情梦。渴望着哪一天扑进一个刚勇潇洒的男子怀抱里，去获取一个热辣辣的初吻。可是，这情形于我是真正的白日梦。原因嘛简单不过：因为那正是在战争时期！整日里听到的是防空警报声、重型炸弹的爆裂声，看到的是硝烟弥漫、尸体累累。学校里组织了学生救国

队，到工厂里代替那些去打仗的男人们干繁重的体力活儿。一帮女学生，白日里大汗淋漓地干一天，到了夜晚还不能回家，就睡在男工人们住过的宿舍里。在这种境地下，你是美人儿？还是丑八怪？那都是无所谓的；甚至，不夸张地说，我连自己是男是女都快忘记了。

战争结束了。日本已彻底地战败。东京还是一片火海。我离开了工厂，也离开了学校。我不是工人了，更不是学生，战争把我的一切都毁了。我和母亲、妹妹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了两间战火中残留下来的房子住。粮食奇缺，满目荒凉，人们挣扎在饥饿线上。

我必须马上找到工作。在女子学校里什么也没有学到，停战便是宣告我的“毕业”，也是在宣告我的失业。好在学历对于找工作是毫无关系的。东京被燃烧弹炸成一片废墟，工作，到哪儿去找？在这当口上，美国人——占领军出现了，结果使东京呈现出更大的混乱。如果在农村的话，手边不用说还有农活可做。可我们这些从小在东京长大的人，根本没有农村亲戚，所以，到农村也是无依无靠。任哪家公司都不想马上着手重建，只是在袖手观望。而那些美国占领军们却生气勃勃，干这干那，到处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。疲于长期战争，疲于东逃西躲，长期陷入饥饿的人们，看到白人和黑人们那种泼辣的劲头，无不现出惊异的神色——这帮家伙，一个个野牛似的！渐渐，近郊的人们开始挑着食物到各处的车站附近，做起黑市生意来。有的卖馒头，有的卖饭团子之类。为了能买到这些东西，我必须出去劳动挣钱才行。未被烧成灰烬的人家，还可以拿出点儿钱或衣服什么的换些食物吃，而被烧得片瓦无存的我们家，已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
美国占领军方面要雇些人干活儿。这时，会几句英语的人，一下子身价十倍，挺起胸脯大摇大摆地走路了。至于我自己，竟然在有乐街车站附近一家占领军经营的酒吧里，当上了看衣帽的临时服务生。尽管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，但当我闯进酒吧，胡乱地说了句 Yes、No 时，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便很快走了出来，没费什么周折就分配给了我这个工作，说明按日计薪。嘿，这工作来得还真容易，像有天照大神在保佑着似的。头一天干活什么也不懂，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，当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竟得到了一百日元薪水。一百日元！记得当时我手里抓着纸币，高兴得飞也似地跑回家去。我母亲流着眼泪，用这钱在当天的黑市上买来一升大米。她立即煮出白喷喷的米饭摆上桌子，那升腾着的蒸汽和香味逐渐消散的情景，虽已是久远的往事了，但至今我仍难以忘怀。

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每日的午后六时至第二天的早五时。在十一个小时之内，可以休息两次，每次休息一小时。我的工作是为客人存放大衣和他们携带的物品，并发给存放号牌。如果客人有脱鞋的习惯，那么，我就连鞋也一块儿看。在寄存处，除了我还另有两个女人，她们俩的英语说得都不错，其中一个说得还相当流利。我们的工作非常机械，接过东西给对方发个号牌；交回号牌时，再把东西交还给客人。如此而已，不会英语也能应付得来。但会英语总比不会强，收交物品时说上句 all right 或 thank you 显然要比沉默不语好。所以，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向英语好的木村吉子学习。对我的语言能力，木村吉子的评语是：

“真叫人头疼，麻烦死人了。”

我的笨拙使她难以忍受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央告再三，把

美军作为小费送给我的口香糖和巧克力,做为报酬的附加部分,求她教给我英语。木村吉子的英语,也不是从语法开始坚实地学习过来的。她生在洛杉矶,到十四岁才回到日本。英语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记下的,并不太正规。但对我说来,跟她学总比不会要强得多了。

在顾客不多的时候,我便手不释卷,一个一个地记单词。我越来越认识到,和美国人打交道,语言不通是不行的。我发现这家“宫殿”酒吧里,比寄存处挣钱多的工作有的是。不管怎么说,日本吃了败仗,如今是美国人的天下,首先得从语言上下功夫,否则是没什么出路的。如果自己也能说几句英语的话,那么收入的小费就不会比木村吉子差那么多了。所以,我一有空儿便打开课本,拚命地背诵单词和文句。

“你在干什么?”

在我头顶上发出的巨大声音使我吓了一跳。抬头一看,原来是我初闯“宫殿”酒吧时,分配给我寄存工作的大个子黑人士兵。

“我在看书。”

我喃喃地回答道。

“看什么书?”

“英语会话。”

他伸开两只蒲扇般的大手,做了个夸张式的感动姿态。他那掌心现出的白嫩、瞪大了的白色眼珠、咧开嘴时口内象鲜肉般的红色,都给人一个异样的感觉,但并不惹人讨厌他。由于到酒吧来的美军多半是黑人,所以,我对于黑皮肤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此时,刚过完停战周年纪念日,我眼看就是有一年工龄的老服务员了。

看来这位黑人对我学习英语抱有极大的兴趣。只见他从寄存处那边探过身来：

“我来做你的老师，教你好好学习，怎么样？”

他主动提了出来。

“谢谢你的好意吧，已经有人在教我了。”

“怎么？信不过我？我是真心想教你英语的。如果我想找女人的话，到那边儿去有的是。你只管放心好啦。”

“不过，我已经有了书，这就是我的老师。这已经足够了。”

“书本起不到实际作用，譬如发音方法，书上就没写着。这书本来是让我们美国军人学日语用的，不是为日本人学英语写的。你和美国人学英语，比起这个书本来，要正确得多，同时也快得多。懂吗？小姐！”

我当时没了主意，便求教于木村吉子。我的语言能力差，经他一阵议论，有些被他的声势所压倒了，加上他的口臭很厉害，薰得我晕头晕脑。木村搂着我小声告诫说：工作时间尽量少谈私事，遇事要多谨慎才好。这时，只见那黑人士兵马上现出不高兴的样子：

“我是杰克逊下士，是这个酒吧负责人之一。你们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故意这样对待我吗？”

他冲着吉子发起火来。

吉子脸色有些苍白，虽说我们工作在专门招待黑人的酒吧，但工资却从事务所的日本人手中领取。所以，和美方的上司几乎不发生关系。我工作了一年多，从未注意过这些，吉子也不晓得他就是酒吧的负责人。但，她马上操着流利的英语，开始讨杰克逊下士的欢心。她说得很快，我听不大懂。但估

计是说：笑子是个腼腆的姑娘，见世面太少，又不大懂英语，她对你有些害怕。

“我不是什么可怕的人，不久你们会明白的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便走了。

接着顾客多了起来。吉子和我不便再说什么。也许因为知道了杰克逊下士便是负责人的缘故吧，不好再乱讲什么话了。我后悔刚才不该对那人态度那么生硬。相比之下，他反而诚恳得多也随和得多。特别是他说的那句“如果我想找女人的话，到那边儿有的是，你只管放心好啦”的话，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。

杰克逊所说的那边，指的是酒吧内部。只要走过寄存处，里边的女人几乎挤破屋子。那些和我一样说不了几句英语的女人们，连美国人的话也听不懂，却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依偎在男人怀里撒着娇，任那些美国军人毛茸茸的大手在她们的身上乱揣乱摸。这是些谁想要就跟谁去上床睡觉的女人。她们无一例外地穿着红、黄、绿色彩斑斓的衣服，妖艳异常。

使我感动的是，杰克逊下士的眼目中，我和这些女人是有一定区别的。而实际呢？我却为了能与这些女人并驾齐驱在拚命地学英语呢。无论是寄存处工作的这些正派女人，还是伴舞的那些浪荡女人，休息时却是在同一个休息室。所以我经常利用这种间隙，向那些女人学习跳舞的基本动作，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的。我的这种心思杰克逊知道不知道呢？看来是不知道的。

人总是喜欢奢侈的。奢望一有机会便很快地膨胀起来。初到酒吧时，接到工资是那样地感激涕零，曾几何时便对接钞票习以为常了。母亲和妹妹有了我的工资，可以对吃呀穿呀

再不用发愁，而我却感到钱越来越不够用，经常盼望着多挣一些，再多挣一些。钱越多才越称心呢。木村吉子在参与黑市交易，倒卖占领军的军用物资，赚了大笔的钱，全部用来添置了新衣，打扮得比任何人都华贵。从帽子到鞋，也就是说从头顶到脚尖，全都用美国货包裹得严严实实的。虽说她长相并不太美，但却非常引人注目。她得意洋洋俨然以美女自居，实在令人好笑。

我的目标就是赶上木村吉子。但她不肯叫我参加她们的倒卖集团。由于我的英语太差，即使美军的物资能够削价卖给我，我连句使人欢心的感谢话都说不上来，所以只有望洋兴叹了。我决心把那本两公分半厚的英语课本全都背熟，对书上写的词句能运用自如，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顺这条路一直走，能到总司令部吗？”“这水可以饮吗？”“我马上得出去办事，你的话可以简短地说吗？”等等。诸如此类的日常用语，我必须十分熟练地掌握才行。

汤姆斯·杰克逊向我提出约会是在那以后不久的一天。那天是他的休班日，他单独来到“宫殿”酒吧，既没跳舞也没喝多少酒，只是在寄存处存放了一下大衣，临走时便付了我一笔令人吃惊的小费。我当时已有预感，早晚会向这方面发展的。在我的休息日里，他到事务所里稍事了解一下工作后，便陪我到舞厅去玩，回去之前照例把一些小费塞在我的手心里。

“笑子小姐，明天去看电影好吗？”

他的语调很客气。

“什么电影？”

他很快地讲出片名。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有些发呆。他误认为我不喜欢电影，连忙说道：不然就去安尼大厦看戏剧

去吧！安尼大厦先前是叫东京宝冢剧院的，在美国占领军接管后改了现在这个名称，专为慰劳美军而演出豪华的戏剧节目。我高兴地答应后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。以前我从没有和任何人约会过，由男人提出约我去看电影和戏剧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木村吉子她们，杰克逊下士约我明天去安尼大厦看节目。这无异是在炫耀自己吧？只见这些人面面相觑，然后意味深长地一笑，同声说道：安尼大厦的演出可是非常高级的呀！

杰克逊先领我去美军俱乐部餐厅吃饭。一桌豪华的佳肴开始了我们的交往。这里和“宫殿”酒吧不同，出入以白人为主，黑人不多。那样美味的牛排，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。饭后坐在酒吧间品尝的冰激凌，更是今生第一次享受。我认为，做人应当真诚。人家如此热情相待，自己总不能像一般日本人那样，只保持一种缄默和谨慎的谢意吧？于是我在头脑中努力搜索着从课本上学来的英文句子，并大声拼凑出：

“在我的一生中，象这样丰盛美味的佳肴，是永远忘不掉的。”

我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。

汤姆听了大喜。他说，这样好的饭菜，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头一回呢，原因是和笑子在一起吃的。看来英语是多么适用于夸张表现的啊？我自己所说的话不也同样含有这种成分吗？

汤姆是个大饭量的人。把拌生菜的色拉一口气吃得精光，肉在他嘴里被大嚼大咬着；右手抓住叉子，不时地穿插着饮啤酒。他吃得十分起劲儿。我不习惯于西餐的吃法，好在饭间可以无拘无束，倒也能品出一些味道来。汤姆在大吃大